

# 刺猬



『哥，你就像一只刺猬，  
却又不能。』  
想靠近你……

〔韩〕卫奇哲 著  
灵儿 译



哈尔滨出版社

# 刺猬



(韩) 卫奇哲 著  
灵儿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2002-04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刺猬 / (韩) 卫奇哲著; 灵儿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3.8

ISBN 7-80639-891-0

I. 刺... II. ①卫... ②灵... III. 长篇小说 - 韩国 - 现代 IV. 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2493 号

[고슴도치: A Hedgehog]©2000 by Wee, Kee-Chul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ngnyunsa Publishing Co. through Shin Won Agency Co., Seoul.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2003 by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 殷宏伟

刺 猬

(韩) 卫奇哲 著 灵儿 译

---

哈 尔 滨 出 版 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 150006 电话: 0451-86225161

E-mail: hrbcbbs@yeah.net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宇海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数 12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39-891-0/I · 256

定 价: 1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622516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黑龙江分所



## 目 录

|                  |     |
|------------------|-----|
| 正在长智牙的男人·····    | 1   |
| 入侵者·····         | 23  |
| 展览会的图画·····      | 43  |
| 与烦恼共存·····       | 63  |
| 走不了的路·····       | 81  |
| 红色汽车·····        | 99  |
| 爸爸的任务·····       | 121 |
| 敌人和同志·····       | 141 |
| 不安与和平·····       | 161 |
| 散发着饭味道的女人·····   | 179 |
| 迷路的人向迷路的人问路····· | 199 |

## 正在长智牙的男人

沙沙，沙沙，沙沙，沙沙……

宪制被不知从何处传来的老鼠啃木屑的声音惊醒了，但是房间的四周根本找不到木屑。声音的间隔与心脏的搏动那样一致，智牙的疼痛也以同样的间隔传达到了大脑。原来是脉搏跳动的声音。他用枕头蒙住了脑袋，但是声音和牙痛没有丝毫减轻。过了十分钟，他为了找止痛药从床上爬了起来。时钟正指向四点四十一分。抽屉里有很久以前就去世了的爸爸留下来的软膏和已经离了婚的妻子在怀汝珍时吃过的一些药，却找不到止痛药。昨天晚上睡觉之前他已经把剩下的最后一粒止痛药吃掉了。妈的！在疼痛难忍之余，他开始抱怨起晚上喝的那顿酒来。是酒精刺激了他的虫齿。折腾了半天他感到肚子有些饿了，但是又不敢嚼东西，于是就从冰箱里拿出了一杯牛奶，小心翼翼地喝了下去，生怕再一次刺激到他那疼痛的



牙齿。

走到浴室的镜子面前一看，头发已经蓬乱成了一团。但是最最可笑的还不是头发而是他的脸。左边的脸已经肿得像含了一块糖。

他在洗脸盆里接满了凉水，把左边脸浸泡了进去，这个姿势让他感到很难受。

“爸，你在做什么？”

听到汝珍的声音后，就在他匆忙抬起头的一瞬间，脑袋一下子撞在了水龙头上。此时的感觉就像漫画里的群星在眼前闪烁。他用力地皱着眉头回头望了望汝珍。但是这并不能怪汝珍。

“你怎么醒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摸着头，头上已经鼓出了个大包。嗨，今天真倒霉！

“爸，你在干什么？”

“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

“外边有动静把我吵醒了。你在做什么？”

“现在还不到去幼儿园的时候，你再去多睡一会儿。”

“我不想再睡了。爸，你刚才在做什么呀？”

爸爸没有给汝珍一个痛快的答复，所以她一直问个不停。

“虫牙搞得我睡不着觉，所以我在用凉水洗着脸。甜食吃多了，你也会变得像爸爸这样，知道了吗？”



## 刺猬

“爸，你也吃了很多的巧克力吗？”

“没有，没有。爸爸昨天喝了点酒。”

汝珍用小手捂住了嘴，轻轻地打了个哈欠。

“酒也是甜的吗？”

“不是的，酒是苦的，而且非常苦！”

他同时捂着脸走出了浴室。

把汝珍送上了去幼儿园的巴士后，他来到了一家药店。

“看来您是牙疼，您的脸已经肿得很高了。”

药剂师把止痛药递给了宪制。宪制是在游泳馆结识这位药剂师的。他眼睛小小的，还是个秃顶，而且好像生下来后从来就没有笑过，脸上满是一副忧郁的表情。看他的样子好像比宪制大上十几岁，但实际上才比宪制大一岁。

“因为结婚太早。”

——药剂师曾经这样对宪制解释过这件事情，“我把头发的养分都耗尽了。你可能不会相信，我二十二岁就结了婚。二十二岁！是真的，我是不是疯了？我的人生就从这里开始停止了前进，就像我的头发！”

听起来似乎像是个玩笑，但是他的表情却很真挚。其实，这位药剂师的惟一的优点就是可以从头到尾不挂一丝笑容地去和别人谈话。那样坦然的态度是宪制最羡慕的地方。药剂师觉得一天笑上十次以上是非常不可思议





## 刺猬

的事情。如果说真是有什么值得去笑的事情也可以，但是生活中的笑声往往是为了社交，没有一点值得去真正高兴的事情。只是为了向对方表达一些友善使得留给对方一个好的印象，还有向对方表达一下自己的关心。药剂师非常讨厌这样的东西。他也曾经努力尝试过对别人面带笑容，可是他的意志左右了他的笑容，每次都是一种皮笑肉不笑的表情。他就像是患有先天性肌肉麻痹症的人，可以不挂一丝微笑去和别人讲话。宪制却很羡慕药剂师的这一点，甚至还感到一分尊敬。

在游泳馆里，和他们一起学习游泳的朋友们已经在成人游泳场里练习了，可是两个人却还是待在儿童游泳场里。水刚好没过膝盖，他们就在那里扑腾个不停。是游泳讲师指示他们这样做的。秃顶药剂师指着这位女讲师说：

“仔细看上去，那个女人走八字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她的牙齿。是因为她的牙齿影响了她的走路姿势，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走八字步。她现在穿着泳装来上课，感觉一定很难受。”

他们就像两只甲鱼伸出两个脑袋谈着这位女讲师。

“您是怎么知道她有牙病的？”

“上次她到我的药店里买过药。我一下子就认出了她，可是她好像还没有认出我来，可能是后来才认出来的。我一直在这里练习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药剂师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可能是因为没有让他进入成人游泳场而受到了打击。

“哦，你是经营药店的？”

“是的，我有一家药店。”

他就是这样和这位药剂师结识的。

“止痛药是不管用的，你应该去看牙医。”

秃顶药剂师摇了摇头。

“都是因为智牙，没有把它拔掉，现在开始烂掉了。”

“智牙这个东西时间长了都是要烂掉的。”

药剂师就这样自言自语着。宪制也没有听清楚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这附近有四家牙科医院。分别是金牙科，丁牙科，夫妻牙科和希望牙科。离宪制最近的是金牙科，但是他却一点都不想去那里看病。从前给汝珍拔牙的时候去过一次那里，后来就再也没有去过。

接待窗口有一位已年过四十的护士，眼睛半睁半闭着，诊断室里的一位姓金的医生坐在患者的椅子上懒懒地睡着觉，针上也好像挂着一层锈。宪制赶忙领着汝珍走出了医院。

马路的对面是丁牙科。他领着汝珍在等待着信号灯转为绿色，已经做好了去丁牙科的打算。不知道为什么，他总是感觉那里会有叫“丁秀姬”、“丁多慧”的女医生在



候着他。五年前，宪制右边的智牙就是在这里拔的。上回给他拔牙的是位男医生。由于医生的疏忽，把他的上牙堂也弄破了，还流了很多的血。从那回以后，他就再也不愿去看男牙医了。



## 刺 猬

丁牙科门口懒散地摆放着几辆自行车和几个箱子。要是说仅仅是通往二楼的梯子窄，那宪制也会毫不犹豫地走进去。但是堆在梯子上的那些箱子看起来就叫人生气。反正牙科也不只是这一家。他就这样想着离开了这里。

他还去过设在汽车营业厅二层的夫妻牙科，汝珍是这里的常客。顾名思义，这里是一对夫妇开的诊所。后来才得知，这对夫妇就住在他们村子对面的那个村子里。在宪制上班的时间里，经常能碰上这对夫妇打完网球回去的样子。男的长得又瘦又高，女的恰恰相反，是个又胖又矮的人，所以给宪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宪制记住了两个人的形象之后，还在小人书上用到过。从那以后，他连见都不愿见到这对夫妇了。

医院里患者很多。看到如此多的人来看牙，使他不得不吃惊。

“我们还要等上多久？”

他向着坐在窗户边上的护士问了一句。

“今天患者很多，看来至少要等上一个小时。”

向诊断室里望去，一位带着浅蓝色口罩的医生正在



给一个像汝珍那么大的小姑娘看着病。原来是那个长得像个黄瓜似的丈夫。

“您要挂号吗？”

护士笑着问了问宪制，可是宪制犹豫了一会儿，

“不，不了……我一个小时以后再过来吧！”

“您还是先挂个号为好。您也看到了，现在这里的患者很多。”

“不，还是不用了。我一个小时以后再过来吧。”

他赶忙走出了夫妻牙科。希望牙科就在离他的画室不到二百米的地方。他先回到了画室喝了杯咖啡。他的画室在五层，只有十二平米。因为没有电梯，所以每天都要气喘吁吁地爬上去。每当这时他就会深刻地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下定了决心去学游泳也都是为了这个。我的健康不仅关系到我的人生，何况还有个汝珍呢。他就这样想着，报了一个早班，但是从登记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后悔了。早上七点钟起床实在是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游泳馆里都是些女的，也让他感到很不自在。

他回到了画室，先把炉子点着了。三月份的天气虽然算不上是很冷，但是凉气也是很大的。他坐在火炉旁，一边烤着火，一边喝着咖啡。突然他想起了兜里还有张CD。他正听得起劲的时候，电话铃响了。他放低了音量，但是还是晚了一步。

“哦，你原来在听着我给你的那个CD。”



## 刺猬

宋世镇。昨天晚上灌他喝酒，使他犯了牙痛病的那个人。听到了他的声音后，宪制感到牙痛又发作了。他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你给的那个 CD？啊，这个音乐？”

“是的，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是问你 CD 有没有创意？”

“嗯，还算可以吧……”

他不想发表太多的见解，就这样含糊地敷衍了一下，没想到世镇却追问个不停：

“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

“嗯，怎么说呢……作为化妆品广告有些奇怪。反正有些奇怪。”

“奇怪？没问题。奇怪在某种角度上也意味着创新。我问的是我的这个作品看起来是不是有些陈腐。”

“哎，反正这类的 CD 都是这样的。”

话筒里传来了一声长长的叹气声。

“结果你还是觉得这个东西很陈腐。”

“不，我只是说作为广告用的 CD 是这样的而已。”

“这是关系到我的饭碗的问题。”

“哎，其实我也不懂得什么广告。我只是把我的感受说出来了而已。”

两个人说着说着，把话题转到了牙痛上。

“你的牙痛病又犯了？”

“是的，我们昨天根本就不应该喝那顿酒。”

“对不起。我们也是很久都没有这样过了。好，好。那我现在就去你那里。我们见了面之后沟通一下，好不好？”

“你来也解决不了我的牙痛。”

“谁要谈你的牙痛，我是去谈正经事的。谈谈我们的事业。”

世镇在公司里做的是作为广告宣传用的CD，也是发给顾客的赠品。世镇委托宪制给他画CD盘的封面，但是遭到了宪制的拒绝。

“我昨天也和你讲过，我不适合画那样的东西。你还是找些专家画好了。”

世镇打了个懒懒的哈欠。

“不管怎样见了面再说吧。我对你的画也挺感兴趣的，去看看。”

“我要去牙科看医生。”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去哪儿？牙科？你要去替我看牙不成？”

“不是的，我是要去欣赏你的叫喊声。好了，就这样说定了。我离你那里不远，估计十一点左右就能到。”

“没有这个必要。”

他反复了几遍，可是世镇只是说了“等一会儿”就把



电话挂了。

挂了电话之后，他又随手关上了唱片。他开始后悔当初还不如坐在夫妻牙科里等着好了。由于生气，牙痛也好像在渐渐加重。

高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和世镇是同班同学。但是两个人却很少说话，而且两个人的性格也是截然相反。世镇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学生。外貌长得很帅气，又是班里的班长，成绩一直处在前列，在任何事情上都愿意出风头。与此相反，宪制除了稍微引起了美术老师的注目以外就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了。在一次偶然的时机，世镇打来电话说：

“不久前，我在一本小人书上看到了你的画。”

两个人就这样像是遇到了患难兄弟，一起喝了些酒，结果就造成了牙痛的后果。

世镇都已经说了要过来，他又不能撇下他一个人去牙科，也就只好坐在这里等了。作业台上摆放着一些图画，和出版社约定的日子只剩下一周了，但是工作还没有完成。一看到这些，牙痛又开始加剧了。

“我实在是疼痛难忍，先去牙科看医生了。医院就在离十字路口二百米的地方，一家日式建筑的二层。”

他在画室的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捂着半边脸离开了这里。



## 刺猬

和坐下来等待的时间比起来，治疗只是短短的几分钟。拍了片子，看了看牙根的位置，简单地处理了一下而已。

“你怎么牙齿到了这个地步才来看医生？你难道不愿意来看牙医吗？”

医生说了一大通，还说不知道要治疗多长时间才能痊愈。

坐在那里等待取药的时候，世镇走了进来。他穿着红色的马甲和豆绿色的西服。宽宽的肩膀很适合穿西装。正在接待窗口的护士也禁不住多看了几眼。宪制就像拥有保护色的动物一样到任何地方都引起不了人们的注意，可是世镇却是到了哪里都爱出风头的人物。这也是宪制不喜欢和世镇在一起的原因所在。不出所料，世镇一到了医院就开始喊了起来：

“你的面子可真大，一个小小的牙痛还要我来看你。”

护士捂住嘴笑了笑。无论是大声喊叫的世镇，还是为了一件并不好笑的玩笑乐着的护士，看起来都有些不自在。

“已经治疗完了，现在取完药就可以回家了。”

“我找了好半天停车场。这里为什么没有停车场呢？”

“小声点，这里是医院。”

“没有停车场怎么能盖房子呢？这样的条件能得到建





## 刺猬

筑许可吗？办事太不讲究原则了。你看，这里有日式餐厅，还有医院，再加上四层的学院……可是小小的停车场只能容纳四台车子的停放。来这里的人都把车子停在什么地方呢？”

世镇的声音越来越激昂，他的态度难免有些夸张。

“这里的医院一天至少要接待五十名患者，可是车都停在什么地方呢？”

“任何一个牙痛患者都不至于用车子送过来。还有，请你把声音放低点儿。”

说着说着，宪制看了看护士的眼神。护士在一旁笑着。

“你怎么对我说的话感到不耐烦了？”

“我没有不耐烦。”

“知道了。你是因为牙痛才闹心的。是不是这样？”

世镇望了望周围，然后问了问护士：

“这里的房租要多少钱？”

护士抬起了头反问了一句：

“什么？”

“这里有四十每平米吧，对吗？”

“可能是吧。”

“我刚才在外边看的时候，觉得你们这里的牌匾并不明显。因为日式餐厅的牌子太大了，所以把你们的遮住了。是餐厅先搬过来的吗？”



“不是的，是我们先到这里来的。”

“大家都是做生意，你们为什么不提出抗议？这是在侵害你们的利益。”

宪制恨不得抓着他的衣领，把他拖过来。

“是呀……”

护士犹豫了一阵，弄不清楚这位陌生的人到底要干什么。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样算了。这涉及到金钱的问题。你想，这样一来，你们要少赚多少钱哪？你要去找他们讲理，如果他们说些什么不好听的话，你就让他们每月赔偿你十万元。”

“我不懂得这样的问题。”

宪制还在一旁担心着，生怕护士会一气之下和世镇吵起来。可是出乎意料的是两个还说得挺投机的。护士分明是对世镇有了好感。

接过药之后，宪制走出了医院。世镇看了看日式餐厅的牌匾，还在不停地嘟哝着：

“要是我，我绝对不会就这样忍气吞声的。”

此时的宪制懒得去理他。

“现在的社会，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有些人受到了侵害还不知道。”

“你为什么不去日式餐厅和他们讲道理？”

“我？我有什么资格去说这样的话？又不是我的问

